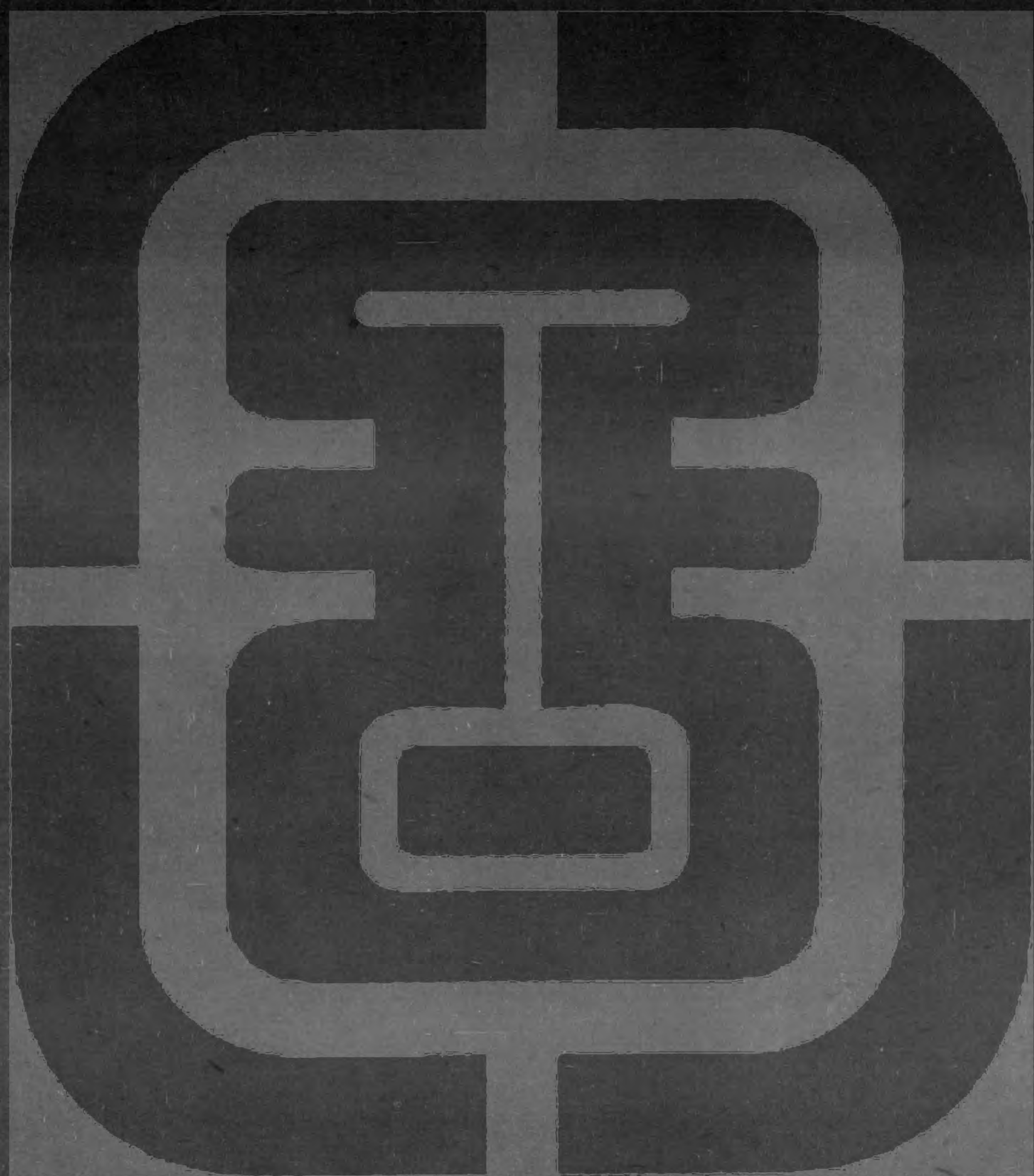


841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三首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貞不佞待罪晉臬而是時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都督雲中上谷諸鎮屬虜大酋俺荅之諸孫把漢那吉者闌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邸報大酋以那吉故款塞縛叛人梟北關下諸夷解辯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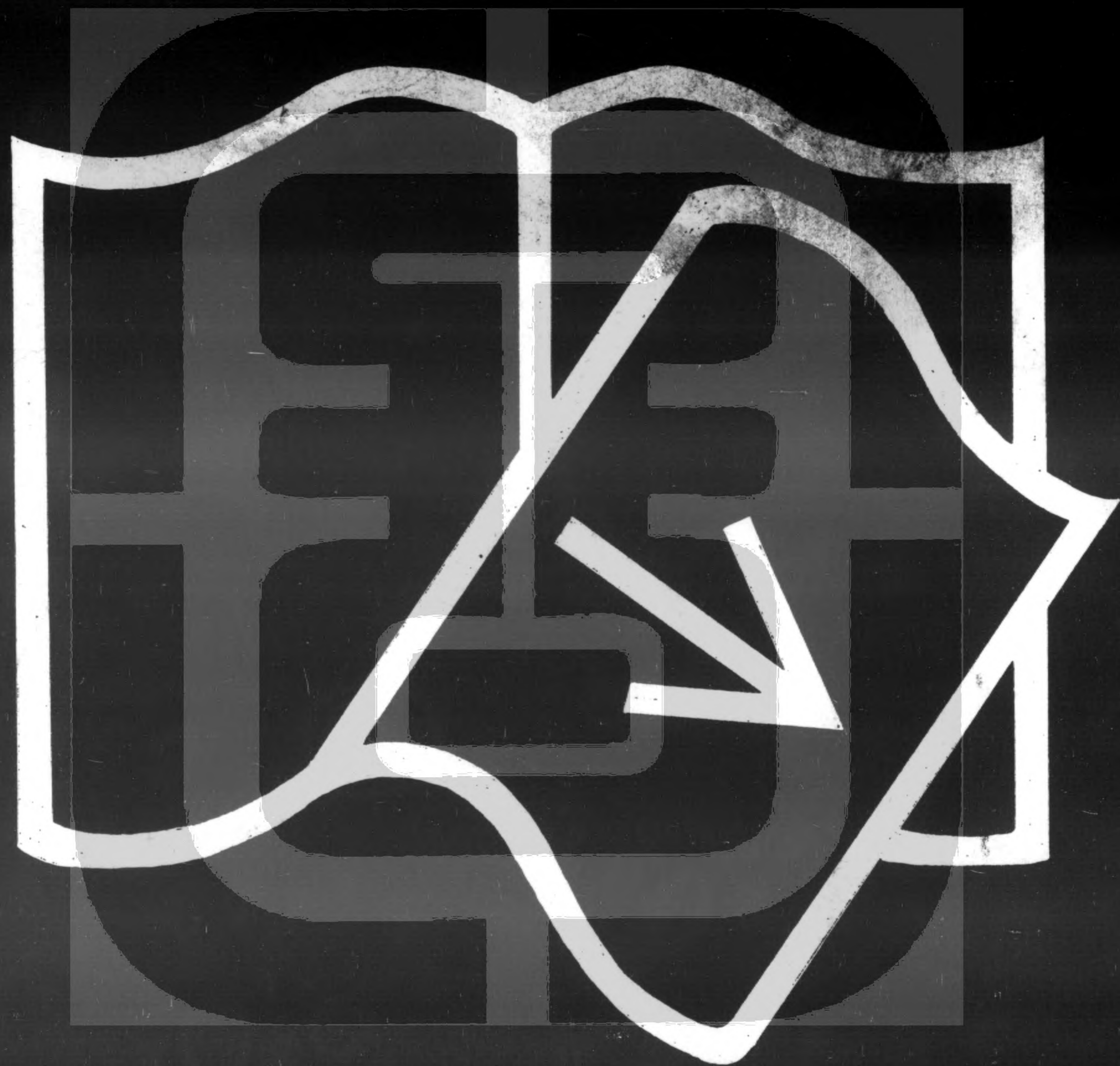
身州山人稿卷之六十九
廿餘堂
宮保四命而至今官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
再三而其錫有蟒繡裘蹄勳親所不敢望者

天子既用威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裔梯
航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人主
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
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
謁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
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
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
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當那吉之始入塞也邊
吏以為一孤童亡所係中國輕重而公獨亟為

上言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
叛逆趙全等還我為優待而遣之陰中其舐犢之愛
而制其命其次俺荅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
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立
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屠耆谷蠡秩羈縻而置
之塞外其與黃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
媾我則興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
其力報曰可蓋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強虜之父子以
及他族若按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虜

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鹵獲不欲兵寢恣為恫疑虛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洵洵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虜情下有不一之將心而上有一之廷論公謂不蚤斷則大事去故外揚兵以脅虜而內示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盈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豐溫禹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塵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䟽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

虜至於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膺懲之具靡不備使虜曉然知款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固班班可考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粟穀騎而躡蒲類踰臯蘭豐溫禹尸日逐得志如漢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匈奴丁零之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馬虜空群而歸我苑圍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媮衣甘食遨嬉而廢忘戰事亡堅墉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



原件短缺

九州山人稿 卷之五
太尉會昌集其論羗虜河北利害瞭若指掌以為孝
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
稱明良者哉夫晉葛爾侯國也林父以奔北之餘僅
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千室而為之主者士貞
伯亦遂有瓜衍之縣魏絳因無終之請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鄭遂舉鄭之歌鍾罍磬文樂
之半以酌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 天子所以寵
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為侈也貞不佞竊因公之屬而
為叙其所以今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策其與
營平會昌灼然並傳哉

與梓而行之世又二十年而其子某屬余叙而余始
盡讀之然後知君之詩非君之詩而陶與韋之詩也
有所取至於篇則無問句有所取至於句則無問韻
意出於有而入於無景在濃淡之表而格在離合之
際其所以合於陶與韋者雖君之苦心君亦自不得
而知也陶韋之言瀟灑物外若與世事更相左者然
陶之壯志不能讐發之於詠荆軻韋之壯跡不能掩
紀之於逢揚開府彼雖僅有以自見要之皆非其得
已者而君之壯獨能用之於立太子疏天下不以空
言少君則尤可重也余故備著之欲使後世知有能

以心之轂而為詩者章君其人哉章君其人哉

華陽館詩集序

大中丞宋公望之以其所著華陽館詩集授余鄭中而曰子其為我序之余昔守尚書比部郎而公繇令高第拜御史間一再過論詩公氣完而才高所造語必驚其坐人而自是出按鹺河中移疾歸超為廷尉丞出牧方州食臬事進為副再躋再起入佐太僕復佐廷尉以至今官凡十餘政自少而壯而且老幾三十年所經錄秦晉梁燕趙魏閩蜀吳楚之地數千萬里其旅于旅奪軒輊牢怪偃蹇異態公時得之以盡吾變江山之詭特險絕土風物候之羯獋柴虎莫可詰究公又時采之以益吾奇而中不汨凡公之詩遇所最獲意而不加揚有超曠而無德色夫是以無參音遇所最拂意而不為屈有感慨而無不平夫是以無促節其鏗然者中金石之轂然宮有適而商隨之其燁然者皆天地之色然意有造而象發之夫是以和平與鴻爽雖相為用而恒為之主說詩者謂公五言出入建安見於擬李都尉而下可味也七言有唐初四子風見於帝京篇可詠也近體五七言要皆有右丞嘉州之致而間入於劉文房余謂此僅得公之

似而已公之所繇造與其合出於機而入於境雖公亦不得而自知之也嘉隆之際公既不盡得於遇而天下事又間有蒿於目者不得不托而為風公今益貴用事 聖主喆相喜起之轍雖離如矣清廟之瑟朱絃而䟽越一倡而三歎非公其誰哉非公其誰哉夫歌咏盛德大業余雖不敏將操管而從公之後矣

少保兩川葛翁行歷圖像序

世貞守尚書郎時而葛翁僅五十以少宰遷南大宗伯矣自班行中望之固甚澤而鬢也而世貞用投劾歸里久之起浮沈中外自以為若異世人而葛翁謝

宗伯歸天下雖欲伸翁之志而占其治於進不得已而強起之再遷大司徒歸復起大司寇以至御史大夫蓋世貞之入領太僕而其僚為翁之孫昕因以獲侍翁翁之長臺省二十年而家食居其十之七即無論翁雖世貞亦髮鬢白然而天下諱翁之老而豔其壯翁深沈寡言笑第其出入人俱已目屬之藉以為喬嶽巨溟能柱兩儀而育萬彙兩澤之所敷翁而翁顧遜不自居數上書乞骸骨 人主強挽而褒嘉之者非一於是太僕出翁之像凡若干冊以示世貞指而曰此其諸生而受經者此聽邑賦頌者此郎建

禮署而視草者此領墨書檄樸多士者此間如而旬
宣者此侃如而臬者此以中丞開府者此佐統均者
此洽神人於南者此地官而司計者此再賦歸田者
此司邦禁者此握中執法者凡翁後先岳二十政而
其貌亦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其服自青衿而有
冠服由黃墨銀青以至金紫其髮亦自綠而黑而頽
以至白余不能盡辨之而其稍可識者則為少宰時
與中執法二像耳太僕亟語余古之善貌人者敬君
延壽外母如韓幹周昉幹昉之貌汾陽王其妙至併
其情性而得之然天下之不生識汾陽王者驟而示

之而不能指其為何如人也若乃誦退食之委蛇則
能狀其優游而自得風赤舄之几几則能狀其處變
而不失常覽雖肅肅之章則能狀其葆和而履敬
歌赫喧瑟僖之語則能狀其威儀而恂慄雖千萬里
之外與百祀之後啟其編而想見其人與其狀貌猶
躍然也何可以無子之一言世貞謝不敏則謂太僕
子貌子之大父而已乎而予言何藉哉即不以予言
何藉葛翁之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也其髮之綠
而黑而頽而白也是幻貌也服之有青衿而冠服也
其黃墨也銀青也今之為金紫也是幻飾也其瑩若

舟州山人稿卷之九
世經堂
冰玉純若金勁若鐵而蔚若松柏者固七十年一日也更數百千載而猶新夫庶幾乎周文衛武之所見稱於詩書者哉蓋未幾而世貞借山南之節以出其明年葛翁以滿六載當進秩遂巡不上計婁乞骸骨天子難翁之去而重違其請特拜太子少保馳驛歸而至輿廩之續其在六卿者廢於翁登第之歲凡四十五年而後復舉亦盛矣哉世貞屬事省簡乃追次其語以貽太僕為翁贈雖然翁杜機矣而且進於道毋所事余言矣

游名山記序

友人觀察使何君振卿曠朗宏博縱心世外而尤邃於仁智之樂自其為諸生偕計吏馭歷中外足跡幾天下半而君之所謂樂者不衰君凡遇佳山水必游游必有詠歌叙述之類而尤未噍於志一日喟然曰嚴夫子有言州有九游其八夫以天下之名能游者而不能無恨於其一之所未至而况於余所遊者僅半也余且倦而必欲以余之年而盡余足以余之足而盡余目亦難矣則又曰庶幾有少文之技以丹青余壁而又幼輿我於丘壑乎哉然余室之為壁者幾而天下之為名山水者寧啻十百千萬也夫壁之不

足以盡天下山水與余足之不足以盡余目均也既而豁然曰得之矣乃搆古今名雋之紀游者自大都而留京而五嶽極而羅施鬼方之域若而山其水附之自漢應劭而唐柳宗元而至於今若而人自漢官儀而記而詩序而題壁者若而篇其有文而不獲全者事而不獲專者標韻最勝臚列而品分之曰勝紀曰名言曰類考為卷僅十七而其文已五十萬餘言自君之成此書則日夕侍其尊大人公雖亟薦亟起不復肯出為世用時展卷而一讀其昔所游者儼乎其若歸又若與其故人晤而其所未游者恍乎其若身之歷而目之遇也然自是探竒慕異之士踵相尋於君闕以問所謂記者君不勝其繁則梓而應之以廣其好而屬序於余余固嘗仕宦躑躅於燕齊晉楚吳越間然其跡尚不能當君之半自岱宗太行匡廬

崇嶺兩洞庭張公善權桐廬外其勝不能得君之十之三雖謬稱同君好然不能盡廢有司之轍而與樵夫漁叟窮其造獨所蓄數十編雖不能盡如君間或有出於君之表者因悉舉而歸之而叙其所以嗟夫讀君之書而可以無事游矣得其所謂穹如者奧如者淵如者以與心謀而可以無事書矣山河大地一切

而空之則所謂穹如奧如淵如者亦陳跡而君之書亦可以無事吾贅矣姑以復何君君其首肯余否

吳汝義詩小引

休寧吳子行欲行其先人汝義之詩而介余友俞仲蔚來問序不佞嘗讀徐吏部學謨著汝義事狀謂以俠烈賈隱江淮間所為詩跌宕雄逸有風人之致今其存者僅百餘章耳汝義雖好以吟咏自適徃徃多厭棄不復遺稿得年僅三十四以歿而是時子行甫十三意不忍泯泯其父既能走數百里而乞徐君狀又能竭其菟括勾請之力於厭棄之餘蓋二十年而

今所謂百餘章者賦詩豈必多即少陵氏亦云爾知言哉夫汝義之於詩自適其情而不必於托其名故其稿多棄去子行之不忍泯泯其父其計窮而莫之挽乃欲以其所厭而不欲得之名以聊寓吾無盡之思其昭曠純至交伸於父子之間者可想也昔晉人致慨藍田之晚譽而云人不可以無年右軍位遇不勝藍田乃又云人不可以無子今以汝義之才而所造僅爾固其年限之若子行之不忍泯泯而必為之傳則庶幾足稱子矣不佞故不辭而為之引

永慕堂詩叙

何子佐崑之三年而政成則以間過余曰先君子之
倍不穀也若而年先太孺人之倍不穀也若而年如
一日也以不穀之無能為後也迺張令氏辱表之墓
尹宗伯氏又辱顏之堂諸薦紳又辱為堂之詩吾子
其辱叙焉死骨且不朽王子動容有間曰子之堂之
顏也何居曰永慕王子作而曰旨哉乎顏之也子之
先君子之倍子也若而年先孺人之倍子也若而年
而子如一日也則信永矣居吾語子吾始習孟子書
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五十之慕獨歸之舜而他
及吾甚疑之即人人無無父母者是庸獨舜哉既習

檀弓傳子張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
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子張賢者
也夫子不罪其不至而姑予其鼓也然後矍然知舜
也且禮始死克克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
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則是
哀漸有殺也若子張者情為之窒而禮為之伸者也
伯魚之久於哭母也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若伯魚者
禮為之裁而情為之屈者也夫何子不以情奪禮卒
亦不以禮屈情而心終之殆猶賢乎哉雖然未有以

何子之善用其永語者孔子之稱舜曰舜其大孝也
歟既而曰德為聖人而已彼其夔夔齋栗力田而曲
共子職者固弗與也然則孝子之致身也以致親也
假令季路不得孔子為之依歸而其令蒲也僅如弗
徇公若而已耳則旦夕五鼎奚賴焉何子之佐崑猶
蒲矣其名位固未涯其樹德而顯融其親者尤未涯
也何子亦善用其永哉王子既以語何子涕則滂淫
下矣已舌喑口噤而不得竟何者王子之邁奇也何
子名渭會昌人處士君諱正緒饒隱德鄉人尊而不
名曰少巖先生

兩朝錫命卷序

國家褒隆中外大小之臣自黃綬而上得以其最封
父如其官見考功令云而黃綬其在內獨御史其在
外為邑令皆不易封御史多以使事不及考遷或用
言左去輒罷而邑令非臺使者薦至再輒以不及格
報罷其薦而至再則又以驟遷不及考罷為縣令封
而召為御史最則又以同品罷而獨德興舒公始舉
進士拜錢塘令有聲 天子方脩廟恩推嘉勤事者
公父故平庵翁獲贈如公官父之公繇比部郎改御
史按楚而今 天子復脩廟恩平庵翁復進贈御史

搢紳大夫交豔言舒公能兩致所難於父而公故邑
邑不自得也以間謂楚廉訪世貞曰天乎不穀之生
也晚而共養之日則既寡也又不獲以一命奉章服
吾父身而虛稱之胡益也且也吾父歿而能使難者
易當其生而不能使易者易蓋正德嘉靖間名善學
政者無如李空同先生邵康僖公見以為寡許可而
獨國士吾父也青衿譽髦握管而驚於大江之西亦
疇居吾父右者而當試輒不利其數試而數不利也
最後以目眇去諸生去諸生之後而目一旦瞿然復
乃慷慨歎曰夫造物者巧與余左而余又何言哉行

求爽閩地得東山之麓軒馬其陽為林林之表為川
川出軒之背而縈之一峰卓立天表吾父曰是可以
老矣田而秫沼而魚吾父曰是可以客矣為詩詩用
故程夫子韻而和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吾父財取以
自吟媮適也吾父所為孝友事於家甚篤至然不能
越鄉而見其名所為敦睦脩誼事於鄉不可指數然
不能越國而見其名者抑何難也夫不穀待罪邑令
臺史一徙秩 天子不以奉職無狀而棄之五年之
間而再被恩以及吾父以夫人之所難而不穀之所
易吾父因諸生久不能得一第以死夫人之所易而

吾父之所難不穀蓋至於今怍怍惜悽也世貞稍前
 說曰此乃所以為公慰也蓋孔子於周公亟稱達孝
 馬而其所謂孝者追祀先公以殊禮而所謂達者推
 之諸侯大夫士以隨分致隆而已非必能起九京之
 骨而盡肉之而衣冠之也平庵公拮据詩書之業非
 不久蓋數薦而數北如語所稱白首若新其所為德
 於室者母能名之鄉德於鄉者母能名之國 天子
 秉沕穆於公卿之上寧復知有平庵翁而制詞所稱
 澡身勵行睦族敦倫若親及翁之生存而跡其事者
 豈不以舒公之勤勞王家推嘉所自使天下曉然知

舒翁有子舒公有父翁雖沒自是不朽哉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夫尊親者豈必其身親見之也舒公色
 小解顧謂世貞其有以張大 天子之寵靈退而從
 吳人之能詩歌者歌之而叙於首

馮母張太夫人節壽詩序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寔手之曰而殉我
 身乎母乃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為子若母也蓋
 馮公訣而太夫人墮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言矣
 為死者死則可為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
 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今大夫致僅三

齡而其一子敏在腹太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
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
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益日夜拮据治生而
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即斥奉父母之餘以資
大夫及所謂遺腹者成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矣
馮公之父歿其母某獨存老而甘大夫之養忘乎寡
且獨也大夫之兄弟幼而共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蓋
馮公訣而太夫人之首不識寸珥體不識縷帛三十
年如一日也 上隆慶之二年大夫成進士矣而會
有詔旌天下之嬾而節烈者大夫上書闕下言狀有

司覆覈無異 上曰俞旌其門節婦如故事大夫繇

進士得吾蘇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不以子貴而
用節婦稱來就養業已六稔大夫謀所以觴太夫人
者進之太夫人却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即
吾觴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即下
從公者以姑在姑幸健善七箸是姑授我年也始一
醕即以醕大夫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若兄弟在若
幸而有成立輝赫其家而聲大之是若授我年也雖
然若何以報我則又曰母以我為也 天子過采若
言而以旌我我何以報若精白一心而事之母使若

愧於我子州之民若赤子也為我所以撫若者而撫
之母使我憾於為若母於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請受
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大夫澤而高太夫人風如王
某輩者合詩以頌而屬世貞使序其事以娛太師

又

隆慶之二年大宗伯言進士臣孜言臣故父棄諸孤
母張年二十九臣孜僅三歲弟敏未離母腹臣祖父
母在扶侍間臣母張飲血自矢以存者故不即從地
下會臣祖父亦見背獨祖母在家事旁落內乏強近
之戚母張拮据晝夜食力致養以餘功授臣孜強學

獲從諸生奉 大對臣敏亦竊衣冠侍祖母今八十
餘臣母張行六十於格應旌臣孜昧死請詔曰下御
史御史下郡縣覈如狀上大宗伯言進士臣孜母張
握節報夫有栢舟髮髦之介備志奉姑有禮脩引慝
之孝濟義導子有孟氏遷里之訓張於婦德三形志
不互毀代夫有終宜特旌其門以示永永詔曰可下
御史有司致棹楔如故事母張為節婦其明年進士
為太倉守母張以節婦為太宜人太倉之大夫士咸
宜太倉守仁然不以歸守而以歸太宜人壽之詩人
或謂世貞即大夫士仁太宜人胡詩也曰子為詩也

獨不覩夫周南乎治至於周南而極矣然而首女德者何也男化易而女化難也然則胡壽也曰子為詩也又獨不覩夫魯頌之閔宮乎魯之美僖公也曰魯侯燕喜而繼之以壽母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蓋士之愛齊其家也甚於國是故迫欲得太宜人風也其愛太倉守之心也甚於太倉守身是故迫欲壽太宜人也自今而始願太宜人食益進使吾州得長有守而事之後之歌吳趨者庶幾不忝於江沱汝漢哉則太宜人果仁於守矣

寓目松楸卷序

人有生不識先墓指畢然者而示之曰此而先人葬也則為之次嗟涕洟而不已可以為孝乎之情也因境而生者也躬而土手而樹畢塋而不能舍攀栢而號草木變色鳥獸易性可以為大孝乎之情也托境而篤者也因境而生者以間發者也發而即止者也托境而篤者猶有待也有待則猶有間也孟氏得其旨推以為終身之慕始謂之大孝而歸之舜彼其賓四門納大麓以與堯共天下安能旦旦而脩庶人之養瞽瞍歿而被珍輯瑞律度量衡時巡受計以理堯所遺之天下又安能旦旦而脩庶人之灑掃於墓孟

身州山人補卷之五十一
氏獨探其心而知其慕曰舜固不以彼易此也竊負
而逃遵海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欣然終其身
而樂則必有戚然終其身而慕者存也今乃得之司
理龍君龍君之言曰不穀甫六歲知書時吾父以德
稱鄉長者而吾母佐之不穀出而肅然未嘗不身教
我於庭也入而閤然未嘗不身教我於室也吾二人
夫豈唯鞠育我實成我以至今日而不逮養矣不穀
又不能自固束於人主之制以有茲一官而棄我丘
壠唯是一松一楸不穀手所樹而沃者也不穀則安
敢忘日不穀之成進士也以故事從諸君游諸君

而樂所謂曲江之杏者而不穀見以為松楸而泫然
也謁選得受計大郡諸折柳而餞者吾且以為松楸
乎彼見以為黠然別也大郡之棠獲憇而聽兩造者
不穀愀然而避案若以為下邑之松楸也不穀則安
敢忘人或謂龍君君有異政不日且入臺入臺而栖
烏之栢亦且以松楸目乎而遂無致身意也自是益
貴而三之槐九之棘而龍君亦竟遂松楸而遽已乎
夫君與親一也夫龍君亦安能終為親而後其君於
是為龍君之門人殷都張文柱者若干人儼然而造
王子曰吾日侍龍君語語未嘗不及松楸也以所見

無非松楸也者昔人有不忍劬勞之一言至授詩而廢蓼莪龍君乃一日而不忍忘松楸也不忍聞之與不忍忘異乎乃所以致其哀一也王子於是推孟氏大孝之指以贈君而且語君曰龍君信以松楸而遽已耶且也人固梗楠豫章君矣

吳氏紀哀序

嘉靖癸丑夏中書舍人國倫上言先臣棄臣諸生時不幸母兄先後物故屬諸生方食貧行能謏薄旬貸亡所至不克備士禮以葬每一念及怛若縷割今幸蒙陛下擢臣典內制日食大官餼醞竊自愧奉職亡

狀未敢以私請臣復有妻之喪荼於心志顛瞽謬鑿

曷任大寄願得請急理先臣及母兄墓併以妻骨歸

祔臣死且不泯 天子矜憐近臣俾輟直為日以往

於是舍人則走諸賢大夫及與舍人厚者得狀志銘

誄辭若干篇名曰吳氏紀哀而屬世貞序之舍人楚

人也甚矣楚人之善哀也蓋屈左徒為懷王治辭令

被間而退傷宗國之就削而忠之不見明也憂愁牢

搔而作離騷凡天地之傳聲而成色其交於耳目者

一切舉而歸之於哀竟以有湛湘之役其門人宋玉

唐勒輩又相與推明其旨而傷痛之托始於九辨而

放乎大招招魂極矣二千年来天下固以善哀歸楚而舍人誠善哀然主上方從公車拔舍人有辭命之寄其官視左徒而非有媚讒之士若子蘭者為之內蠹柰何媿媿訾訾不自媮而駕於長歌之哭哉舍人則不謂然以為上哀其風木而下哀其廢廢其出於天人之合而屬於衷者固非若屈氏之僅托於君臣用舍之際也吾茲無以解舍人哀第以舍人哀無益於逝者而有可以伸逝者則莫若精白一志以媚天子篤學砥行內成其身異時上德若施恩綸於泉夜使逝者有聞於世世不亦休哉若夫楚人之哀而已也舍人固楚人吾不欲舍人為楚人哀也

歎逝錄序

昔劉彥度少有才秀與族兄士光齊好人謂彥度矯矯出塵若雲中白鶴後寢疾士光之舍竭志營療莫救而卒士光痛之作賦數百千言至感神人為破生死夫敦睦則踈者為親父要則生者不愧况乎情出同根恩深孔孺友于之戚師資是兼若凌玄旻之哀玄雨者哉蓋凌世受文至玄旻兄弟益茂矣玄雨志不滿萬古而僅止弱冠材足空千里而但表汗血芥拾朱紫而衿不能離青汗染竹素而名不能出聞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一 十一世經堂

比表著雖少踰視王寂而猶天庭玉摧柯凌德幾乎
中榭國香委蔓吳材為之少屈此多士所以纏悲而
難兄尤為隕血也然而陽碑陰碣齊年谷陵楚夢吳
歛等響金石法言存於家塾遺文播之藝林千百世
而後知有才而殤若季者友而賢若伯者埋玉塵於
便房空聞長慟撫金徽於靈几尚愧無文嗟來玄雨
可以暝矣彼美存者上慎旃哉是為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九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四首

山西鄉試錄後序

隆慶之四年庚午試錄成而某以職事序於後曰傳
有之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午於日為
正中於數五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昔人謂堯舜禹
之生寔在午當天下文明之會故一時賢聖出而交
輔之天不愛道圖書顯美蓋五臣之職脩而萬世之

彛政禮樂秩如也今歲在庚午晉以西庚分也物庚
庚有實矣更西而蒲坂平陽安邑堯舜禹所都也稍
西南而水滙之滎河温洛也圖書所由顯矣

天子乘午運沛然欲章明其治思與天下之賢士大
夫共之 詔郡邑各益其貢士之一齒太學已采國
子祭酒言益兩都解額各十五海內談經游藝之士
孰不欲濯剗其肺腑自顯見其長以答 人主鼓舞

至意又况山西為堯舜禹所故都獨當文明之會者
孰不佞讓且陋不足與於斯文竊念以一校官應御
史聘而來獲縱觀山河表裏之盛與嚮所稱帝王之
跡既不勝其嘉樂稍間入棘復獲觀百執事兢業飭

比所以仰塞 上德意者至隆且備則又懽然而興
不成寢懼無以稱也稍間乃獲觀諸儒生之業咸彬
彬裁文質不悖於道其陳古誼决筴利害懇晰中窾
則又快然踴躍自勞慰不知其憊也夫訓經而發其

旨之謂義辨志而當於理之謂論標情而達於上之
謂表决法而傳於經之謂判陳見而宜於用之謂策
此五者不失一焉比於物正所謂庚庚有實者令舍

此而獵聲耦飾采澤闔工畢精於棘猴之末而謂之
文即南戒之南有之吾無所取爾也夫耳觀者不唯

其實而泥於山川之險塞則意其深思而儉陋讀柳
先生之問所稱大鹵之金屈產之乘北山之材猗氏
之鹽則意其秀不鍾於人而鍾於物觀鴈門而北士
馬之雄盛則意其人多將此皆非熟於晉掌故者霍
宣成狄梁公之浴日司馬文正之補天裴晉公文潞
公之為國柱石不亦彪炳相業哉太史公之於史也
柳先生之於辭也河汾仲淹之於訓述也固其造人
人殊要之可以言文矣雖然不佞竊有進於此諸士
子其益深唯堯舜禹之傳而稷契諸大臣之所見聞
而知者乎其務精一乃心而求太上所立布而功勳
而言庶幾為 天子贊文明之治則豈唯晉重不佞
亦與有光焉

湖廣鄉試錄序

萬曆之紀元秋八月復當賓興天下士而巡按湖廣
監察御史舒某以故事檄教諭某某暨某某司試事
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司提調按察使某僉事某
司監試既入棘百執事受約束御史唯慈唯春乃合
提學副使其所選士二千八百有奇三試之錄其雋
九十及文以獻某不佞以職事序首簡始某讀相如
子虛而恠之以為夸張少實且楚雖大何至乃匹天

子之上林而自稍長益習見楚圖經地志則神州之內五嶽者楚得其一其視嶽而加尊者楚又得其一所謂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之狀不易指數岷峨導波自萬里來滙為洞庭黏天浩瀚扶輿之秀結而成丹青赭堊雌雄黃白瑛玦玄厲之屬瓌異竒狀吾故恨賦之未盡也夫地靈則人傑蓋自古記之矣當周之東其南紀有仲山甫尹吉甫者出而弘將相之業以振其微功成而交相頌以華路籃縷之楚有臣如鬬穀孫叔為之左提右挈而後先伯夫豈亦棫樸思齊之遺士固有興於待者耶孔子南游楚雖不遂獲東周而率其徒相與講明皇王之術六籍大指七十子之倫其五楚焉而楚自是稱有文矣乃僅能以其變風變雅之旨創矩矱而為騷若賦如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者至襄陽之杜而變始極其於稱亦甚著第令天下謂文士足張楚而已不聞其以孔子之道行而為公卿將相之業何也今以某之無似幸而用茲後獲竊觀楚之山川土風又幸而獲從事卒諸生業其峭拔汪瀚珍竒疊發恍若凌巨颺踐名嶽入海而探寶藏即無論其選者彬彬乎名實中窺其所不能盡者亦尚茫茫足以備異日之

采庶幾哉楚秀有徵矣自 明興不為騷賦之一端
以儼士而大指在尊經術廣時務冀以是得人為縣
官用諸生佩法孔子亦既有年其於所謂經術時務
者上固精求之而下亦俛得之矣盍亦思所以善其
後乎夫仲山尹吉二甫叔世之毗也鬪毅孫叔偏雄
之輔也其下者至不知有經術然各能以其材成其
主之業而顯其名況於今 聖天子握乾符秉冲霄
委柄股肱良臣以弼成治化而子之鄉在江沱汝漢
者去文王之季而四者乎其猶在成康之際而被周
南召南之化為獨深者乎諸生第勗之孔子之業行
而頌聲作天下奉以為穆如清風若二南者知其不
為牢愁離怪之說明也

浙江鄉試錄後序

周侍御請
之後無梓

隆慶庚午歲試浙江錄成某不佞以職事當序末簡
乃颺言曰語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十宿沙
不可得也不佞今幸而漁澤國稱游于諸士子之鄉
又辱為二三子餌能遂介然秦人之視哉且而不聞
而之先越向踐之時乎其地東不得距海南不及嶺
北不及檣李而其民執戈爰而號君子者六千人其
號君子而貴謀國者為種蠡泄庸計硯苦成臯如輩

僅七八人以其笑舉強吳於股掌之上而稱霸於江
淮之表今浙地固三倍於昔越其生齒百倍於昔越
之民其握鉛塹而俟用於家者十倍於所謂君子其
出而試於有司者又不下六千人而至於試而用用
而望其服休於天子之庭多至於九十有五噫何
其盛也比年縣官北急虜南急倭撫髀而思古之將
相大臣中外托薦書而為國朝有上夕有遷而浙為
最首藩其冠帶衣履甲天下而未有卓然章明如前
數君子者何也業以聖賢大人之學責是數君子則
未合然至於笑富而富笑強而強有責輒雙言若燭照
指計然其中於今縣官之所急者當何如也諸士子
咀孔孟之英發之於楮墨間固已鑿鑿中窾而考其
居平其卑者要以獵科名沾祿食為務其高者抗首
信眉談性命而窮要眇弁髦一世之事功而黜其勞
士苴一世之文章而黜其思其自負不後孔孟而程
績量能乃不得少比於種蠡泄庸計硯苦成臯如七
八人者竊甚為諸士子惜之當浙之先八十載而近
而薦於鄉者蓋三人為孫忠烈燧胡端敏世寧王文
成守仁以後先成江西之烈而顯名於天下又前八
十載而近而薦於鄉為于肅愍握寸管而建中興之

績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者為劉文成基易祚而佐英主垂開天之勛此其業亦豈能出於經學論笑制表之外而其所見長亦豈能盡廢訓故駢偶記誦之習然出而為瑞於宗廟社稷使天下之薦紳先生豔言之而歸效於其主試者夫一日而欲盡浙之才一試而欲盡諸士子之生平非不佞所敢然自今而後願諸士子毋務為虛譚務本乎孔孟之精微而究極其用時采乎種蠡數君子之所以謀越者異日為縣官贊廊廟秘笑斧斷電決賈其餘勁以奠綏南北之疆易不佞獲竊比於三主試者不甚幸至

湖廣鄉試錄後序

丙子楚試錄成不佞當以職事叙末簡作而歎曰嗚呼盛哉昔在周文之世人主不巳之純其化被於江漢江漢楚上游也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禎然其時楚固未有所謂試也及其季也楚之君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稍間則日侵尋於干戈以馮陵上國將乘廣組甲之不暇而胡禮樂藝文之習然其人皆能自致於用使天下豔而目之曰楚材又能自致於言其工於事者曰楚書其工於情者曰楚辭楚辭行而後世操觚之士奉以為模楷而不敢廢漢興稍稍尊

吏道賢良孝弟之舉間者一叅焉六代先膏腴抑寒素
顧其人才亦代不乏至唐而始為科舉之法以籠世豪
傑而所謂科舉者詳於禮部而略於鄉楚析而為六襄曰
山南荆曰荆南鄂岳曰武昌潭曰湖南郴隸桂蘄隸洪
其試事各屬其連率上者采名下者采曠又下者采勢
而所試又不過詩賦之末端顧其人才亦代不乏蓋至
明而始萃六道而一之包二嶽絡七澤三年而盡其地之
才而加詳於試以考驗經術辨論今古揚扈時務精而
綸綍粗而比詳為日一而不已而再再而不已而三糊
名易書之法立而勢與曠盡黜自試楚于今二百餘歲
而其人顯者坐論作行腹心禦侮之蹟班班可考蓋至
隆萬之際而楚士之用與楚得士之效極矣雖然不佞
於茲懍然有餘懼焉今夫楚大國也其南金大貝隋珠
翠翹寶之重者也竹箭藟阿纂組縞錫鄭鍾之鐵享魯
之大屈用物之重者也然一寓目而輒辨辨而用之而
各得其職何者其為重顯也若夫和氏之璧其外渾然
石而已毋論衆過而忽之即工師亦未有能辨之者一
剖而光始發而始有異之者矣然得之三戶之墟亦未
知所以為置也 人主聞而辟之以授國工加之以劇琢
再吐而砥缺黯然而避色矣襲之以文錦貢之於清廟

崇之以瑚簋之美稱而諸寶與用物之重者泯然退處其所而莫敢班矣諸士子其猶有璧耶其僅為南金大貝竹箭弱阿之類恒實用物而已耶不佞之所能得於諸士子者璧耶亦僅所謂恒實用物而已耶璧不遇工師璞猶在也異日且有能辨者工師之不遇璧天下後世其謂我何不佞所以為慊然懼也諸士子而璧不佞竊有以告願韜其彩毋使為世忌蘊崇其價毋使為世賤不厭磨琢之苦毋使為世輕用諸士子異日有任工師責者亦願推不佞之所為慊然懼之心毋使有璧而輕失即不失之而不小用之可也若夫南金大貝竹箭

弱阿之類固饒於所謂諸士子者不佞無所用懼矣

山西武舉鄉試錄序

隆慶庚午秋八月不佞業以遴借計士矣亡何而有司以武試請迺合諸道之士若干人蓋又二月而會今總督御史大夫王公巡撫御史中丞石公合筭北創虜虜行遜去不佞迺得以其間而試士其始試之目帶翎翹之騎介而射且馳者四百有奇十得八而進之曰美哉執轡如組也再試之旅升而耦發十得六而進之曰美哉技也矢之破的有餘勁矣三試而介者矜橐弓而奉其觚管之業以獻十得一而進之

曰美哉陳說古今決策成敗瞭然指掌也夫不愧乎
腹心干城者矣則又自疑曰今中外之論方務責實
而薄虛文以戈擊賊耳安用是觚管為不佞乃以文
求之而子大夫復以文應之母乃不可乎雖然是不
聞而之先有晉文者哉當其時甫得國於隣敵之手
而驟欲強其兵以西匡王而南懲楚肘腋赤白狄之
間而其謀中軍帥也則姑後其五才士而使之佐置
曲躍超距之讐頡而不問也曰有悅禮樂而敦詩書
卻穀其人者已又舉賓敬之冀缺而大夫其下軍即
一時貪見小勝意孰不恠之以為落落難合哉然文
公以其人霸天下若合契蓋世世稱盟主而諸大夫
之後亦世世受將至於克燮之讓功句起之讓帥蓋
庶幾賓敬之缺而新築之師鄢陵之役韓厥卻至之
所以致辭於齊楚之君者抑何其嫩婉篤至也宛然
禮樂詩書之遺矣若晉之士褒然而見進于不佞者
其所稱材官良家子非穀缺五才士之流乎世胄鼎
族生而祿食于官者非克燮句起之流乎不佞不以
讐言頡望若而進若以文何也欲若得夫禮樂詩書之
實明乎倫物而通於政術以備異日內外出入之用
耳今國家當右文之季而不後武 天子撫髀而思

將帥之臣諸奉行者精計以求得人然其勢猶不能
不岐文武而二之二端之士不能兼通乎六藝故稱
薦紳者略射御而稱介冑者忘禮樂書數藝有六而
武吏廢其四故一時雖卓然稱名將帥然不過竭其
材力於一軍之任而賞罰進止財穀出入無所與不
能為必可勝以待敵勢不得不歸重於文吏文吏六
而廢二故為大帥者能為可勝以待敵而不能親戎
陣決勝負於呼吸之頃夫使文吏可將而武吏可相
其機要在乎始進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自今而後晉之材臣有出而彪炳朗奕憲萬方者斯
自不佞發之哉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曆元年冬十月御史舒公例試楚武舉如期武舉
錄成而其職司取以序序末簡前是八月而楚士之
拖紳衿握管而待薦者獲其雋九十矣今茲士乃曳
組練手弓矢糾糾若有獻初試之騎而射合者若而
人再試之步而射鵠加遠而合者若而人三試之其
射策校論以文辭合者僅若而人視嚮所獲文雋中
半耳上之待而曹亦嚴且慎哉夫所謂以文辭合者
何也今夫魁勇之夫不介馬而馳搏挹若風雨持滿

若月鳴鏑若霆電提一劍而出五步不留行其於氣亦足自雄胡至乃取齷齪文辭為也是不然吾請以楚事語若養叔之射也蹲甲而踰七札焉楚子不悅曰詰朝而射死藝然竟以其藝出其主於險呂錡之項伏於殽以一矢復命而楚子不為色解也戰而遇卻至必下免胄而趨風然後嘉其有禮夫以公子圍之強至凌盟主乘廣林植鍪刃鋒戛賦詩一不當而後言者數國屈將軍禦齊所謂方城漢水之周一語出而齊盟遂成若是乎文之不可以已也且所謂論者辨析往古成敗策利害與國計邊事所宜欲以觀而曹異日用耳非有取於俳偶聲律之學以資若觴咏也楚人不云乎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則所以三試而加嚴且慎意也今天下稱治平無事相業獨盛楚藉令前是九十僞者盡出而䟽附後先相與折衝萬里於一尊俎之上亦安所事若曹然吾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安不忘危古訓不亦章章稱武令文士之用顯而不盡若技於折衝禦侮者即漢班史所云左將軍辛慶忌為國虎臣遭敵不競以威名再世亦胡不愉快也吾故述御史公之指而進而曹以此

殷氏族譜序

殷之先出自成湯湯姓子氏其國商自其孫盤庚都
殷其國亦曰殷殷之亡而微子國於宋其公族曰華
曰向仕於魯而聖者曰孔蓋自宋王偃亡而其子孫
散處或氏宋或氏殷或氏商蓋六姓著而稱子者寡
矣遷史乃謂有來氏空同氏稚氏髦氏而不及華向
何也至漢而殷顯者僅諫大夫封晉則淵源而後彬
彬盛哉以故所著殷氏譜劉孝標注世說時時稱之
後徙潤復自潤徙歙譜亦中廢殷之指日益繁而能
舉其所繇來者鮮矣即毋論其他遠者歙之殷日相

比而能一辨所由來者亦鮮矣蓋隆萬間殷有御史
大夫養實甫云養實甫既用平百粵巨寇瀦其藪
天子嘉之賜爵卿加上公服予子孫環衛官官世世
勿絕養實甫乃喟然歎曰天子所以寵靈我殷氏
至哉而胡猶泯泯先德為也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
罪也夫夫余安得孝標所稱譜而嗣之則又曰潤以
前吾能推其始也歙以後吾能致其詳也乃始為譜
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而為殷之族既矣則
又推廣其致有世德閨範訓典文獻宅第丘墓遺事
遺蹟里社九考而為殷之事既矣養實甫之譜成而

以序屬不佞不佞獲卒業而歎曰嗚呼是豈唯殷譜
哉抑亦殷史也夫殷以八百年之天下而為宋宋以
六百年之公國繼之而中間賢聖代作者十餘輩夫
子以大聖親為其裔而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至足徵也又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然則殷之史故亡也夫子之弗為述也傷非時也夫
殷之孫子其麗不億而養實甫獨用勲烈顯於明為
得其時而又能以其間創為此譜俾成湯之裔不以
子姓微而遂湮天下灼然知殷之為聖人後者其於
功豈淺歟哉若夫別嫌明微探本啟睦之道則既詳
之矣無所贅余贊矣

陳氏族譜序

左氏有言先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其時
多世臣云以故宗法得提衡其間與治法相左右而
不廢太史公之為史也人為之傳而其有爵而不替
者特名之曰世家夫亦命氏之遺指哉若江左之有
貴姓也則自王謝始也顧陸而朱張有之也江左入
而為隋而王謝之貴小屈而崔盧李鄭之貴興魏孝
文為之嘘而借之及其末也雖唐文皇以天子之尊
求勝之而不可得然其人皆以姓貴者而非能貴姓

者也五季之中原日尋于干戈至靖康而悉以諉虜
衣冠之士脫鋒刃而竄匿於吳越閩廣之間抱其遺
編以誨其子弟出而當太平之用故天下之所稱貴
姓者漸不在北而在南薦辟科舉之政行天子所與
共天下者皆彬彬諸書生誦法孔子之輩士或旦白
屋而夕朱戶其子弟習其遺編以繼顯故其姓之所
以貴漸不在統袴而在詩書此其人能貴姓者也非
以姓貴者也今東南名詩書族毋如閩而閩之族毋
如陳余皆與其僑善今年大中丞公某撫關中出其
書一編示余曰是譜也伯兄太僕芹之屬草而某為
潤色者也是家大人中憲公之志也讀之則其先為
光州之固始人從王潮入閩而家福清之南陽村三
傳而諱恭者徙長樂之江田十四傳而公文海復徙
古縣又八傳而為中順公某中憲公某又一傳而為
今中丞公及其伯兄中丞某再傳而為縣令僑長祿
此其最章章盛者也其留江田而顯者曰給事某曰
提學洙自江田而徙閩之青鋪顯者曰太僕聯芳自
古縣而徙閩之南臺顯者曰兵部時霖凡閩之為陳
四而皆出固始又皆其人能自貴姓者也君子以是
知詩書之澤遠矣哉且陳之先出虞舜氏世世稱侯

邦馬以賓於夏殷周而其嗣世至纂梁之祿用衣冠
傾中原而中丞公謂之遠而不足徵獨斷自公秦始
推是指也以別嫌而統同敦始而脩睦志其所以為
陳者耳凡不佞之所稱述者皆非中丞指也雖然為
陳後者能紹明其詩書務以人貴其姓而母藉姓貴
雖繇此百世可也

呂氏族譜序

呂之先世為吾吳郡人而其居郡之烏鵲橋者最盛
而元季中寇燹徙常熟之沙溪沙溪之呂冒外姓曾
則漸以夥為曾二輩而始富去曾復為呂呂一輩而
始貴貴者今評事君道熒也乃始議譜前為曾而議
者曰故宋丞相公亮後也已為呂而譜者曰非公亮
也丞相蒙正也評事君咸絀之曰吾知其遷自烏鵲
橋而已夫吳故有大帝時孱陵侯蒙即吳之呂莫非
其後也而吾敢遽傳也吾今而為譜知為沙溪里之
呂而已蓋評事君之譜略曰自吾祖之所及知以逮
若裔者譜之示合也作世系圖自吾身之所由始而
忝為嫡者獨譜之示辨也作正脉圖世系明矣而當
其人之為儷若胤若生卒者復譜之示詳也作世表
此三者凡所以網吾譜也吾呂之先德玄矣非其人

疇樹惇而滋我後人也志大傳吾先君之忝有章也
與不佞諸季之忝服休采也識之庶以風夫為後人
哉志恩榮惟我先人合二姓之好以光啟內外子孫
蓋世世受釐焉志婚姻被髮祭野識者夷之今稍為
士禮以別于寢而教後孝也志家祀吾幸有祿贏為
圭田之餘則以贍我譜之人也不能無繇親始志義
莊呂之食指夥矣夫豈敢言庶而富能忘教乎志宗
範古死徙無出鄉今吾鬱然而喬木者人指以為呂
氏宮焉庶幾其能守乎志居室葬者藏也使我呂之
有歸骨而樵牧之是遠乎哉則於此加藩焉志榮
此八者吾不敢以稱譜以附吾譜之餘也王子曰茲
譜成而呂豈獨有譜也呂且有政矣先王之世氏族
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崇本脩睦別嫌明微仁義之
用俱出而肅然為天下先評事君雖蚤貴侍中供文
史職不獲請郡邑之長以少吐其用而今譜成而宗
法彰彰如是則寧唯空言之是托評事君又大宗也
其諸季之為進士金吾別駕郡幕者且若而人而又
皆賢其帥而聽君無疑吾故不以序呂氏譜而序呂
氏政

榮泉李公族譜序

語云人貴族豈不章章著確哉葆姓受氏孰非神明
然而賢者以其微顯也不賢者以其顯微夫重黎也
而以官氏豢龍也而以術氏為汭也而以生氏本微
以之顯者也田之第五以徙也棘之棗以辟讐也本
顯以之微者也李氏之先為黃帝理官一曰李官其
後非李而入者有指樹有賜國籍繇李而他姓者有
吹律之京房柯布條別代於成紀遂為鼎甲遂南媿
王謝北冠盧范云宋氏叅知卜宅陽武 明興居陽
武者諱宣為鳳翔倅坐事論戍遷於順天於大城至
公仲良始盛仲良丈夫子六人其叔公文振最賢有
隱德不仕文振丈夫子四人其叔公芳最賢少貴仕
中尚王府山虞澤衡之材金貂左璫恩寵鮮二其慎
密詳審恂恂若訥月磾子孟之度沈照內炳廉直謹
取勃鞞呂彊之操通明左史洽聞博物司馬子長之
似為詩和平而敦厚小雅巷伯之倫與吳人王某善
間出其宗譜示曰吾先君鳳翔之遷湛於農代鮮有
顯者自余出大城稍稍知有李氏矣夫譜家史也余
幸沐先人之遺得奉帷幄割大官食乃不能名先所
繇起余甚愧焉自余而前者譜則已略矣自余而後
者可繼也某曰夫譜原始要後睦族別生備矣余讀

李氏譜而知賢者之真能貴族也公別號榮泉宗遠其字伯兄標者嘗喪父廬於墓三歲哭泣哀思有異烏白兔之瑞古所稱孝弟力田者也於法得附書

天台四教儀序

四教儀者天台智者大師舉佛宗法普攝一切善智識而作也曷為四曰頓曰漸曰秘密曰不定曷為頓佛說華嚴經為初成正覺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宿根八部談圓滿脩多羅權實鬘馬曰頓頓悟也曷為漸佛為三乘根性先說四諦十二因緣事六度等教次說方等部爭名等經又次說般若等曰漸漸而悟

也曷為秘密佛於大眾中或為此入說頓或為彼人說漸彼此閱而不相通故曰秘密也曷為不定佛以一音演說法能令衆生於漸說得頓益或於頓說得漸益故曰不定也自頓漸秘密不定外有四曰藏通別圓曷為藏經律論三者川流而不相害曰三藏教也曷為通利根菩提薩埵通三藏教而別圓故曰通教也曷為別獨覺菩薩別前藏通次第脩證故曰別教也曷為圓是通藏菩薩因果頓足一切圓融故曰圓教也然則教有八曷為四前四教者綱也後四教者由前教出者也曷為五時曷又為五味頓有一曰

如日出先照高山華嚴時也於味牛出乳漸有三曰
如日照幽谷四諦十二因緣六度時也於味從乳出
酪曰如日照平地方等淨名時也於味從酪出生酥
曰如日禺中說般若時也於味從生酥出熟酥於頓
一麓而二妙於漸初有麓而無妙次三麓而一妙又
次二麓而一妙至法華會頓漸融矣非秘密非不定
盖有妙而無麓曰如日卓午時罄無側影於味從熟
酥出醍醐是謂五時五味也天授居士曰余讀天台
儀中所謂五時五味八教者盖止四云要之不過頓
漸二者而已融是二者一而已夫漸則盡佛世四十
一年悉數百千萬言而不足頓則一言而有餘至於
融也併是一言而無所用之夫道至於融而極矣蔑
以加矣雖然吾懼世之慧者托於頓而急於漸也吾
始讀達磨慧大師書其超詣簡造似有出於世尊之
表而一時南陽永嘉百丈南泉馬祖趙州之徒聒合
默契若遠勝於阿難之世為總持而漏未盡者然自
諸師出而頓義明頓義明而天下之真能頓者鮮矣
今夫一見而即契偶觸而即通此其所取足者見智
也其所取足於見智者非見力也盖亦有夙德焉奮
然而力求之敦固而不已沛然而時至霍然而悟則

悟矣知悟之為悟則非悟矣故夫學人者以漸而脩得之於頓以頓而得頓不廢脩斯其可以進於道而吾智者大師之意度在是哉懷雲諸大德謂居士於茲教有微勝因也俾為之序而刻之

校正詩韻小序

沈休文以四聲制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陸韓卿難之而不得斌道人演之而始明後有珙法師者復以喉舌齒唇牙改隸五方而纖悉盡矣故詩之有四聲也自休文始也字之有切也自神珙始也然傳休文者謂雖妙有詮辨而諸賦往往與之乖自唐人

為五七言律乃獨皆祖之而約韻自是重後世矣元周德清者其裁駁小有致耳乃遂欲以三聲而奪四聲君子譏之夫詩不能不唐則韻不得不沈固也吾郡湯先生子重嘗病廣會諸家之太繁且不適於用約為二卷仍為之訓故而屬彭先生孔嘉書之孔嘉始學黃庭廟堂故結法圓嫩有態是書行學士大夫咏月露而旁通於臨池之業抑何幸也夫句之有韻也與書之有結構也平險雖異裁而諧詣無跡其為道同也詩以韻入書以結構入而思皆過半矣余故從二先生游而湯先生之孫左給事中元衡復與予

善故序而梓之

鳴銖集小序

兆孺今年出華容而憇黃過鄂益西游郢歷襄上玄
嶽投鄭而止馬凡半歲而詩成名其集曰鳴銖集所
以名鳴銖者何也兆孺故自有家偶一出游以自給
適其所抵無恒主主無恒日或一飯即去之豈其致
致焉而魚與車之是戀若馮諼先生者母亦自恨其
材鬱積而不得舒若干莫之猶在獄也耶兆孺嘗廩
上庠可以得官而自棄之又奚恨也兆孺居余傳舍
最久稍與下上其議論盤礴經史其不甘於雍門養
叔之好而余所守官嚴又當左俠之代念無義可市
旦夕且謝去無二窟之藏以待兆孺鑿也如之何則
為搜其篋而不得其所謂荆緹者得其集覽之淵然
之光而讀之若叩金石又若蒼虬舞而應龍嘯者此
即其物也耶為叙之

朝鮮詞翰小序

天子以韓太史使朝鮮滕生為之紹介馬而其歸也
顧橐中無他裝獨朝鮮之被冠紳者詩文手書一編
耳夫詩文吾不知其所繇法其已離兜離沫沫乎哉
合者駸駸乎宣成間音矣書不知其所繇法其不為

卷之二十一
世經堂刊

蟲魚鳥跡乎哉乃大有吳興家風矣滕生者豈以其
厭家膳而海錯野鷺之是好夫亦稱夷狄而中國則
中國之意云爾也今五單于解辯請正朔南粵授首
天子大合樂為九賓之饗東夷之人儼然陳聲詩而
進者颯颯乎箕子之遺即韓太史且復采之寧獨勝
生爾也余故不辭而弁以語謂異日徵同文之化者
此其一班哉

四書文選序

今諸書生習經術者不復問詞賦以為何物而稍名
能詞賦者一切弁髦時義而麾棄之以為無當也是
皆不然自隋試進士以明經與詞賦並至宋熙寧世
始絀詞賦不用而所謂明經者第若射覆取答而已
其不能彬彬蕪質文固也 明興而始三試士各以
其日為經書義以觀理為論以觀識為表以觀詞為
策以觀蓄蓄然其大要重於初日以觀理者政本也至
於標題命言則或全舉而窺其斷或摘引而窮其藻
上之所以待下者愈變而其辭愈益工蓋至於嘉隆
之際燦如矣是故謂唐以詩試士而詩工則省試詩
自錢起李肱而外胡其拙也謂 明以時義試士而
不能古則濟之應德其於古文無幾微間也凡論而

表而策最近古而易撰其於經書義稍遠古而難工
天下之為力於論表策者十之三而為力於經書義
者十恒七而猶不足吾填鄖所轄且六郡而諸書生
推其取科第不能當吾吳之半夫時義之為經五而
為書四五經人各治其一而四書則共治之吾故擇
其精者以梓而示諸書生夫非欲諸書生剽其語也
將欲因法而悟其指之所在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

